

文学建构的认知系统模型：对广义认知诗学理论范式的思考

戚 涛

（安徽大学外语学院，合肥 231201）

A Cognitive Systems Model of Literary Constructs :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

Qi Tao

（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, Anhui University, Hefei 231201, China）

狭义认知诗学主要是指针对文学形式的研究，而广义认知诗学则主要涵盖对文学内涵的研究，甚至可以涵盖对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内涵的研究。相对而言，狭义认知诗学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，但认知视角下的内涵研究，至今还没有一个可起到统领作用的整体性理论和视角。

从题目中大家可能注意到，探讨广义认知诗学的范式，不仅需要以认知科学理论为基础，可能还需要系统科学理论的配合。以下主要从两部分展开。第一部分是对现有模式的回顾，主要是反思现有模式的弊病。第二部分探讨在认知理论的帮助下，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、界定文学的属性和功能。

艾布拉姆斯（Abrams）认为文学的四大要素是现实、作品、作者、读者。从阐释模型的视角，现有的批评模式可以分为传记批评、旧历史主义批评、结构主义和新批评、后结构主义和文化批评四种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文学四大要素中的某一个为中心，然后用一个简单、普遍的模式来阐释所有的文学作品。

传记批评是最早出现的，这种批评是以作者为中心，主要通过研究作者的思想

作者简介：戚涛，文学博士，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美国 19 世纪文学、怀旧文学、认知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。

或意图来阐释作品。旧历史主义批评以现实为中心，认为作品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反映。结构主义和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，找寻文本内部的永恒的、不变的一种结构，作为阐释的依据。而后结构主义和文化批评以读者为中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因为文化批评从理论上否定了客观意义的存在，如此一来，怎么阐释文本就是批评者自己的事情了，批评者也就是读者因此成为意义的权威。

虽然这些模式从不同的侧面加深了对文学的理解，但是各自固守一个中心，人为割裂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严重。而且不同理论之间缺乏延续性，文学理论这几十年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文学的基本原理，说明文学还不是学。我们需要借助认知转向的推动力，重新定义文学，找到文学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，它的系统原则到底是什么。在此基础上，找到一个能够把所有四个要素统摄到一起的系统模型。这意味着重新界定文本与作者、文本与现实、文本与读者、意义和表征之间的关系。

认知理论具有发现这一原理，融通、联结这些要素的潜能。但是如果我们依然像过去那样，用拿来主义的态度，把其他学科的认知理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，直接用于阐释文学现象，那么，就可能陷入一种以认知为中心的新型形而上学。

当今的认知文学研究就存在类似的问题。例如格哈德·劳尔（Gerhard Lauer）认为多数的认知视角只是打了认知理论的擦边球，关注了一些边际的话题，充其量只是对现有方法的补充，而非范式的转换。这被认为是他针对丽莎·詹赛恩（Lisa Zunshine）主编的《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》（*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*）发表的看法。他认为该书没有统一的范式，视角过于零散。此外，玛丽-劳尔·瑞安（Marie-Laure Ryan）认为当今的认知批评有学科边角料之嫌。

相比之下，莫妮卡·弗卢德尼克（Monika Fludernik）的观点更有建设性。她认为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整合，需要在认知标签下把过去分割的学科整合起来，将众多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融合为一个总的与认知研究相关的、覆盖多个人文学科的理论框架。她相信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可能见证这一范式的诞生。

这意味着，虽然认知理论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，包括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，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重大机遇，但前提是要做大量细致扎实的本土化研究，也就是用认知科学的普遍规律，来发现文学领域的特殊规律。同时需要克服过去文论中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，在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范式转换。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。

要实现范式转换，必须借助认知理论重新定义文学的属性和功能。过往对文学属性的理解，主要有两种：一种认为文学是一个语言艺术事件，另一种认为它是个话语事件。所有的形式主义批评，都认为文学是个语言艺术现象。

后结构主义稍微有点分歧，德里达还站在传统的语言现象里面，但是福柯，包括不应归为形式主义的巴赫金，都认为文学是个话语事件，充满着权力的博弈。后面的新历史主义，也认为是一个话语事件。

中国美学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。是意识形态，意味着它是话语的，是审美的，意味着它是一种语言艺术现象，可以说是两种属性观的综合。至于时下流行的文化批评理论，都不足以称为真正的文学理论。

文学作为语言事件，属于狭义认知诗学的研究领域，解决的是“如何表达”的问题。把文学视作话语事件则进了一步，已经触及“为何表达”这一更深层的问题，但是远远不够。综合现有各种认知理论的观点，我们不妨大胆给文学属性下这样一个定义：它是一个认知、适应、进化和叙事事件。这或许就是认知视角下文学的系统原则。下面我们分别阐释一下文学是认知、适应、进化事件等意味着什么。

第一点，文学是认知事件意味着文学是对现实简化、歪曲的组织。按照认知理论，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精神产品都是认知加工的产物，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机械反映。文学中包含的一些逻辑，现实中并不存在，而是人为加工出来的。尼采早就说过，认知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事物，而在于图示化。认知的目的在于，出于我们实用的需求，赋予无序的世界以尽可能多的规律性和结构，以便让现实变得可知和可控。

这一方面是认知能力的问题。“认知吝啬鬼”的概念说明，因为我们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太大，而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，所以必须简化，以便做出快速反应。但认知之所以会简化、歪曲现实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动机参与其中。

动机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选择，而且会引导我们的推理过程，从而使我们的认知结果向自己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，造成歪曲。就像认知学者们指出的那样，因为人们总是梦想生活在一个有序、连续的世界中，所以我们会在没有模式的地方看到模式。

这两位理论家对于意识形态的描述，准确抓住了认知的这一特性。伊格尔顿认为，意识形态是对现实一个扭曲的反映，透过它我们只能或多或少瞥见现实的些许状况。而阿尔杜塞认为，在意识形态中，真实的关系不可避免地纳入想象性的关系

中。这些想象性的关系是跟我们的动机和需求联系起来的。

这些判断同样适用于文学。其实，不管是认知还是文学，目的都不在于描述现实，而是表达一种意志。比方在怀旧文学中，我们会发现一种真实现实与想象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，作家期望看到简单、有序、和谐的社会秩序，讨厌现实中的复杂、肮脏、无政府、充满矛盾的真实状况。这意味着文学其实无意仿真现实。在文本现实中，想象性的关系总是居于统治地位的。即使是现实主义，也不过是在制造一种错觉，让读者更加身临其境般地去体验那种想象性的关系。

所以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，是去找到作品背后独特的想象性关系，也就是文本的组织原则。这个组织原则并不存在于现实本身，是作者与现实的互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经验的产物。它们因时代、文化个体而异，并不存在永恒、普适的原则。所以我们不能像形而上学那样，用一个普遍的原则解释所有的文本，必须去发现每个文本背后独特的组织原则。

第二点，如果文学是个适应事件，是为了适应我们的生存环境而发生，那么意味着现实对文学建构具有强大的规约作用。虽然文本的组织原则更多来源于作者，但文学是适应事件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作者，还要考虑到现实中的规约性因素有哪些，它们如何影响文本的建构，比如布迪厄所说的话语表达的审查机制。因为现实对不同的组织原则有选择作用，适应现实的才能存在和表达，不能适应的可能不得被放弃或者被压制。

第三点，文学是进化事件意味着前序进程，也就是文本产生之前作者和现实各自所经历的演化也十分重要，因为文本中的组织原则不是凭空产生的。所以我们研究文学不能光看文本本身，它是在前序进程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，是一种自组织，而且是一种涌现。这两个都是后面我会谈到的复杂性理论的概念。

可以合理推断，文本存在两个前序进程，一个是作者认知图式的演化过程，另一个就是相关社会范式的演化过程。文学应该是在作者的组织原则跟社会组织原则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，结果千变万化。

前面谈到，仅有认知理论还不够。它只能为我们提供先进的认识论，我们还需要辅以一个先进的方法论，也就是复杂性理论。我们看到过去的论文无法超越形而上学，根本原因是没有采用一个科学方法论。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，即使引入了认知理论，认知诗学还是会变成另外一种形而上学，也就是以认知为中心的形而上学。

我们必须引入系统、自组织、非线性和动力学思想。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尝试，核心就是把人的精神行为看作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，人类系统动力学理论（Human Systems Dynamics, HSD）就是一例。

有了科学的认识论、方法论，以及对文学属性也就是系统原则的全新认识，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在整合的基础上，建构一个文学发生的系统模型，作为文学阐释的依据。这一模型应该能较好地模拟，究竟哪些因素参与了文学的建构，它们之间有什么互动关系，这些互动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化，最终催生出作品中的各种文学要素——时空、人物关系、叙事架构、情感、意义等。

系统模型必须基于一个核心理念，我认为这一基本理念应当是认知情感图式。前面说过，在文本形成过程中，作者和现实会各提供一个组织原则。这些隐形的组织原则我们可以把它们定义为认知情感图式。借用布迪厄对惯习（habitus）的定义，认知情感图式是一种结构化了的生成性结构。它们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，又持续不断地指导实践；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，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。

作为我们评价世界所依据的蓝图，图式是认知加工的产物，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，也不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，而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创发出来的。我们对现实的感知、判断，对行动的规划，都离不开认知情感图式的参与。

鉴于图式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枢纽作用，作者的认知情感图式从发生到成形，再到文本中发挥组织原则作用这一演化路径，应该构成文学发生系统模型的主干。这一演化路径，贯穿于三个场域：个体成长场域、社会话语场域和文学话语场域。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三个场域内的系统动力学，以及演化过程中作者的图式与意识层面上的进化。

在个体成长场域，我们要关注的核心是作者在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生存矛盾。因为人类的图式系统是在应对生存矛盾过程中形成的，而一个人应对主要矛盾的方式决定了他图式的基本特征。就这一场域的产物而言，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作者的人格图式，因为人格是一个图式集成系统，一个超级图式。这一图式是未来文本组织原则的重要基础。

在社会话语场域，我们要关注一个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图式，尤其是该社会话语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规则是什么，作者在它们的规约下，形成哪些价值认同与身份认同。

在文学话语场域，我们要考察作者个人的、社会共享的两种组织原则存在哪些冲突，作者如何与社会共享的原则博弈，进化出了什么新的组织原则，以便超越共享原则的压制。而这个新的秩序就是文学建构的主要内涵。

这或许会被认为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。但其实我们在这里描绘的只是文学真实面目的一个极其简化的缩影。物理学家研究的物质世界，在宇宙大爆炸几亿年之后就生成了，而我们研究的文学是在宇宙大爆炸后经过一百多亿年才演化出来的。其复杂性可想而知。

谈到广义认知诗学的体系构建，认知科学和系统科学应作为认知论、方法论基础，核心理论包括认知情感图式（文学话语建构理论）、话语等级与博弈理论、身份建构理论、叙事理论和情感理论。